



第四卷

蒙田全集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马振骋 译

第四卷

蒙田全集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马振骋 译

Montaigne
Oeuvres complète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蒙田全集：全四册 / (法) 米歇尔·德·蒙田著；
马振骋译。—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17.6
ISBN 978 - 7 - 5458 - 1447 - 7

I. ①蒙… II. ①米… ②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法国—中世纪 IV. ①I565.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71821 号

特约编辑 江 蕾 时润民
责任编辑 薛 羽
封面装帧 蔡立国

蒙田全集

[法] 米歇尔·德·蒙田 著

马振骋 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部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655×965 1/16 印张 104.25 字数 1,26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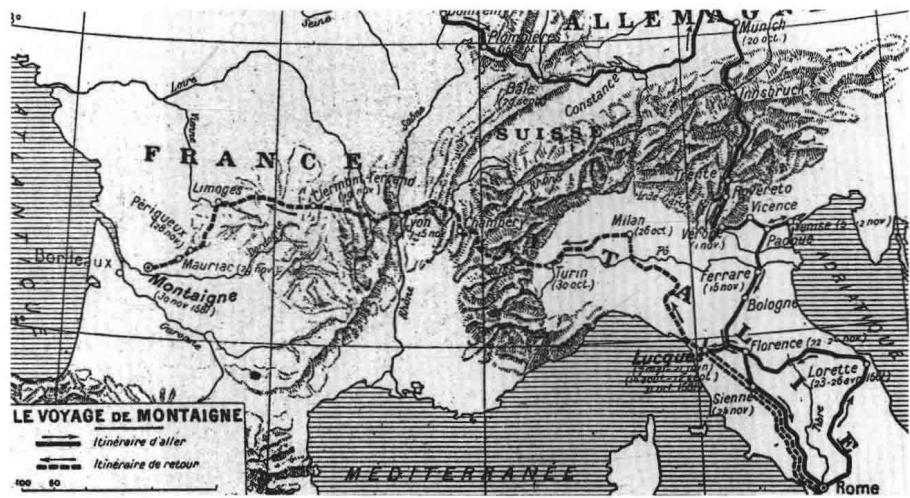
2017 年 6 月第一版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58 - 1447 - 7/I · 388

定价：350.00



法国波尔多市中心广场的蒙田雕像



1850年6月至1851年11月期间，蒙田与友人们的旅行路线

第四卷 意大利之旅

(途经瑞士、德国)



译序

蒙田的《意大利之旅》

马振骋

当年，蒙田在《随笔集》第三卷提到，他获得罗马元老院和平民会议颁发的“罗马公民证书”，人们才知道他旅行到过瑞士、德国和意大利。他对人性世情观察入微，在《随笔集》中记录了很多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，然而对这次历时一年多的漫游却只字不提，未免让人感到意外。岁月荏苒，这件事慢慢也被人淡忘了。

(一)

这样过了近一百八十年。一七七〇年，尚斯拉德的教堂司铎普吕尼神父搜寻佩里戈尔地区的历史资料，来到了蒙田城堡，那时产业已经易主，由塞居尔·德·拉·罗凯特伯爵居住。管家给神父捧出一只旧箱子，里面都是遗忘了几辈子的泛黄纸张。神父发现其中一份书稿，疑是蒙田写的旅行日记。征得伯爵同意，他把稿子带走再作深入研究。

神父对这份遗稿的真实性深信不疑后，再到巴黎请教几位专家，他们一致认定这部旅行日记确是蒙田的手迹无疑。

稿子是小对开本，共二百七十八页，十六世纪末的字体与纸张。手稿前面三分之一出自别人之手，三分之二是蒙田亲笔。蒙田在意大利卢卡水疗时，觉得用当地语言记事更加方便贴切，他书写的部分中一大

半用的是意大利语，回到法国境内又改用法语书写。因而这是一部颇为奇特的作品。

若要让这么一部文稿出版，要做大量校勘编辑工作。首先要把上面随意或者当时尚未定型的拼法辨别清楚，几乎不存在的标点补全，这工作由普吕尼神父开始做了，不久塞居尔伯爵收回稿子，交给更有名望的学者、国王图书馆馆长默尼埃·德·盖隆编辑出版。工作人员经过反复研讨，最后定下这条原则，原书只改动错别字，词汇与结构基本保持不变，即使有点欠通、而又没有把握勘正之处，为了不让读者怀疑对原作有丝毫的不尊重，也尽量保存原貌。

原稿中最难处理的还是意大利语部分。首先意大利书面语言还处在蜕变时期，而蒙田使用——用盖隆的话说——自以为是的那种意大利语，夹了许多托卡斯纳地区方言、俗语，这让两世纪以后的意大利人感到无从下手。幸而，付梓之前，撒丁国王御前考古学家、法国皇家碑铭古文艺学院外籍院士巴尔托利恰巧在巴黎，他欣然接受这项翻译工作，还增加了一些语法与历史注释。

一七七四年，盖隆在罗马和巴黎接连出版了三个版本，稍后在当年和第二年又出了两个版本，可见当时此书受欢迎的程度。后来，存放在国王图书馆的日记原稿不翼而飞。盖隆主编的五个版本虽有不少欠缺之处，相互还不完全相同，但是后来的人只能用这五个版本进行比对了。

(二)

原稿到编者手里时并不完整，缺了前面几页，据盖隆说：“好像是撕去的。”缺了这几页，也少了一些重要信息。蒙田“投入智慧女神的怀

抱”后十年，还在专心写他的随笔，在波尔多出版了一部分，丝毫没有封笔的想法，怎么突然决定离开妻女，撂下庄园管理外出旅行，而且一走就是十七个月？

《随笔集》对这次旅行没有直接记载。蒙田只是说：“旅行我觉得还是一种有益的锻炼，见到陌生新奇的事物，心灵会处于不停的活跃状态。我常说培养一个人，要向他持之以恒地介绍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生、观念和风俗，让他欣赏自然界各种形态生生不息的演变，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学校。”在另一处又说：“贪恋新奇的脾性养成我爱好旅行的愿望，但是也要有其他情景促成此事。”

那么是什么情景促成了他的旅行呢？他在路上积极前往有温泉浴场的地区，住上一段时间，医治他从三四年前开始时时发作的肾绞痛。这是一个家族遗传病，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。因此有人说是这件事使他不敢掉以轻心，要走出城堡换一换空气，试一试各地温泉的疗效。

缺了那几页，我们也不知道蒙田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和准备出行的。这也只能从历史与传记中去拼合当时的情景。

一五八〇年，宗教战争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。法国历史上称为“三亨利之战”也在这时候爆发。亨利三世代表王室势力，亨利·德·那瓦尔支持被称为“胡格诺”的新教派，亨利·德·吉兹不满王室对新教的妥协态度，率领天主教神圣联盟，是胡格诺的死敌。

从蒙田年表来看，蒙田在一五八〇年六月二十二日离开蒙田城堡。亨利三世已在一周前下令围困被神圣联盟占领的费尔。那是一座小城，但在宗教战争中是多次易手的兵家必争之地。拥护王室的马蒂尼翁元帅在七月七日实施围城计划。蒙田把战争看成是“人类的一种疾病”，还是要履行贵族的义务。他未必参加冲锋陷阵，不过七月份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尔的外围地区度过的。八月二日，他的好友菲利贝尔·

德·格拉蒙伯爵阵前受伤四天后去世，蒙田护送格拉蒙的灵柩到苏瓦松。以后一个月他的行踪就没有记录了。费尔攻城战在九月十二日成功结束。《意大利之旅》一开始提到蒙田是九月五日，说他已在巴黎北面瓦兹河上的博蒙启程了，“……蒙田先生派马特科隆先生随同那位青年侍从，火速前去探望那位伯爵，看到他受的伤还不致有生命之虞。”

那位受伤的伯爵是谁？是不是在围城中受伤的？都不清楚。我们读了后面的文章才知道，同行旅伴只是四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，包括他的亲弟弟马特科隆领主。旅伴中好像就只有一人陪同他走完全程。此外就是他们的随从仆人。

(三)

意大利旅行日记一个特殊之处，就是前面三分之一由另一人代写，由于他的介入，我们在阅读这部书时就多了一个维度。

这个人是谁，不知道；是什么身份，不知道。他在旅途中照顾行李、安排行程、联系食宿，对蒙田的生活起居真情关切，此外还执笔撰写沿途见闻。从他的语言与字迹来看，肯定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下人，更可能是一位不得志的文人。因而姑且称他为“秘书”。他在日记中提到蒙田时，用第三人称“蒙田先生”；可是他的文风与蒙田颇为相像，因此后人认为他是在蒙田口授下写的。但是从事情的提法来看又不像，显然“秘书”处理情节有相当的自主权。

旅途中他并不始终陪伴在蒙田身边，有时他到前站办理其他事项，然而他不在时蒙田的行程照样记在日记里。是事后听蒙田叙述补写上去还是怎么的？但是层次不乱，完全可以分清哪些话应该派在蒙田头上，还是秘书头上。在他写的那部分，“我认为”、“以我看来”，只是指秘

书本人；“他们”指“蒙田先生等人”，“我们”指“蒙田他们和自己”，偶尔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交替使用，这确实是一种奇异的文体。

秘书以旁观者的身份实录旅途情境，不论如何客观，总掺杂个人感情，因而在他的笔端下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在书房对着白纸说话的蒙田，而是在生活中对着人说话的蒙田。这部分就成了珍贵的蒙田画像与自画像。这对蒙田其人其事，反而有更多的记述，也带来更多的想法，无意中也包含更多的暗示。蒙田旅行日记最详尽的编注者福斯达·加拉维尼在一篇序言中说：“日记若一开始就由蒙田自己来写，我们对他的旅行、对他的旅行方式，总之对蒙田本人反而更少知道。”

(四)

蒙田，这个习惯于在书本中漫游、遐想、探索的人，一旦走出塔楼里的圆形书房，要看的是什么呢？

他有机会深入到不同的国家，就抓住机会去了解当地人。一般游客都会说上一大通的名胜古迹，不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。他的目光停留在表现“人”的标志上，不论是乡野播种的土地，还是城市的行政结构、马路铺设、建筑特点；对于新出现的工艺技术与农耕器械，都表示同样强烈的兴趣，对新奇的虹吸现象、城门防盗机关，努力作一番认真的描述。

他饶有兴趣地观看江洋大盗卡泰纳的伏法场面，犹太人私宅里的割礼仪式，礼拜堂内装神弄鬼的驱魔作法，赛神会上鞭笞派惨不忍睹的自虐，记述自己晋谒教皇的仪礼，出席贵族家的宴请，圣周期间罗马万人空巷的宗教大游行。蒙田读过许多古希腊罗马的书籍，惊异于古代名妓的华丽生活；如今到了罗马，也要领略一下这些名媛的遗风流韵。

据他说在罗马、威尼斯只是想与青楼女子聊一聊她们的偏门子生活，然而陪聊费与度夜资同价不打折，这令老先生像挨了宰，感觉很不爽。

蒙田到了一个地方，不像其他法国人喜欢扎堆。他远远避开老乡，最怕有人用法语上来搭讪，进餐厅坐到外国人最多的桌子边，点的也是当地的特色菜。他入境随俗，充分享受当地人的舒逸生活，组织舞会邀请村民参加，做游戏，搞发奖，时而还跟村姑说几句俏皮话调调情，充分发扬中世纪乡绅好客的风气。

尽管历代有人对蒙田的宗教观争论不休，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天主教徒。但是他心底所谓的神性其实只是最崇高的人性。他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，人自以为想象出了上帝，其实想象出来的还是人自己。宗教只是以其包含的人性，以其在人的心灵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来说，才使他关切。新旧两大教派大打出手，他觉得都是在假借神的旨意做违反神的事。他对宗教战争深恶痛绝，他路上遇到新教中的人，不论是路德派、加尔文派，还是茨温利派，都主动接近他们，努力了解他们推出改革的真意。这种做法需要极大的勇气与宽容，因为那是个不同教派的人都可以任意相互诛杀的时代。对他来说，跟教士谈论改革与跟妓女了解生活，都是重要性不相上下的人性研究与自我教育。

(五)

蒙田旅行，就像蒙田写作，表面上信马由缰。他的随笔从古代轶事，掺入个人议论，引到生死、苦乐、人生须臾、命运无常的命题，最后告示世人怎样过好这一生。蒙田走在旅途上，一路虽有日程表，但是随时可以改变，好像也是走到哪里是哪里。有评论家说，要不是波尔多议会正式函告他已当选为波尔多市长，又加上国王敦促他届时上任，真还不

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道回府呢。

那么,这趟不知其如何开始、原本也可能不知其如何结束的旅行,到底是为的什么?既然已无法从其主观意图去了解,不妨从事实过程上去揣测和分析。

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从法国博蒙出发,途经瑞士、奥地利和德国的意大利之旅,历时共十七个月又八天。从一五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进入意大利博尔萨诺之日起,到一五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离开都灵和苏斯之日止,在意大利整整过了一年又四天。旅居意大利时,又两次进入罗马。第一次从一五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,逗留四个半月,然后离开到外省旅行。第二次从一五八一年十月一日到十月十五日,又盘桓半个月。之前,四月五日获得正式罗马公民资格证书。他进入罗马时是旅客,离开罗马时是公民。一直自称不慕名利的蒙田在《随笔集》里全文转录证书的内容,可见他的自尊心感到极大的满足。

文艺复兴是古希腊文明的复活,人文主义要让一切归于以人为本,中世纪一统天下的神学史观从此开始走向没落。在欧洲首先举起文艺复兴火炬的是意大利。

那时亚平宁半岛上各城邦公侯都称雄一方,为了建立自己的霸业与威望,竞相网罗人才,奖励文学艺术、知识科学。这大概也是在积累今日所谓的软实力,在东西方历史上早已不乏其例。

当时欧洲人到意大利旅行,接近于一种朝圣行为。在蒙田内心还有更深切的冲动与理由。我们知道,蒙田还在牙牙学语时,父亲从意大利带回来一位不会说法语的德国教师,让三岁的蒙田跟着他学习拉丁语,开始罗马文化培养。蒙田说自己知道卢浮宫以前就知道朱庇特神殿,知道塞纳河以前就知道台伯河。他更可以算是个罗马人。

他初到罗马，雇了一名导游，后来把他辞了。前一个晚上静心在灯下阅读不同的图片和书籍，第二天游现场去印证自己的书本知识。普通游客看到的罗马只是它头上的一片天空和脚下的地理位置。蒙田对罗马的认识更多是抽象与静观的。他说：“我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纪一无用处，也就投身到那个世纪，那么迷恋这个古老的罗马，自由、正直、兴隆昌盛……叫我兴奋，叫我热情澎湃。因此我永远看不够罗马人的街道与房屋，以及罗马直至对蹠地的遗址废墟，每次都兴意盎然。看到这些古迹，知道曾是那些常听人提起的历史名人生活起居的地方，使我们感动不已，要超过听说他们的事迹和阅读他们的记述……”

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，罗马扩张它的疆域和文明，同时也使多少生灵涂炭，多少民族沦为奴隶；它征服全世界，全世界也对它恨之入骨。罗马消亡了，它的废墟也被埋葬，要做到它湮灭无闻。

然而那么多世纪过去，那么多浩劫降临，罗马的废墟还是保存了下来，还从那里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，使欧洲文明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。这座普天下万众景仰的永恒之城……“天下还没有一个地方受到天庭这么坚定不移的厚爱，即使废墟也辉煌灿烂，它在坟墓里也保持帝国皇家的气派。”蒙田到意大利的旅行，我们不是可以说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一次朝拜，为他的写作增添更为深刻的论述吗？

(六)

今天能从这部书里看到什么呢？首先是它直接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意大利。一五二七年，罗马遭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军队的洗劫，那时还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，虽然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、提香、丁托列托、维罗纳斯、柯雷乔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杰作。但是真正用

绘画、雕塑等艺术品把罗马、佛罗伦萨、威尼斯装扮得玲珑剔透、光彩炫目的,还是在此后不久的西克斯特五世教皇时代。蒙田看到的主要的是希腊精神的传承与新旧罗马的交接,这点与二百多年后歌德的游记颇不相同。歌德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后结出的果,蒙田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前留下的根。

沿途城镇在蒙田看来不是孤立的单体,而是珍珠似的串在一起的长链,在时间上如此,在空间上也是如此。经过一个地方都郑重其事标出距离,如:

洛雷托(十五里)……

……

安科纳(十五里)……

那就是说洛雷托离前一站十五里,而安科纳又离洛雷托十五里。这个标志想来蒙田也有他的用意,当年马可·波罗行走在路上得到这样的体会,他说:“旅行时你意识到差别在消失,每座城市与所有城市都是相像的。”但是蒙田又像司汤达所说的,一路上眼睛看着不同的东西。距离是间隔符号,也是连接符号。

《意大利之旅》还向我们证实,蒙田在《随笔集》中对自己的描述是真诚的,首先这部书是写给自己看的,生活中的真性情与语言上的不讲究毕露无遗。旅行日记写于去瑞士、德国和意大利的来回路途上。此后在波尔多当了两任市长,共四年;一五八五年卸职后,在蒙田城堡书房阅读大量历史书籍,继续写他的随笔。他若有意要出版日记,完全有时间整理修饰。现在这样出版,虽然有违于作者的原意,倒反留下一件可信的证据。有人说《意大利之旅》是《随笔集》的后店,意思是店堂卖

的与库房藏的货色没有什么两样。不是像卢梭在《忏悔录》中说的：“我把蒙田看作是这类假老实的带头人物，他们讲真话也为的是骗人……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……蒙田把自己画得更酷似本人，但是只画了个侧面。”《意大利之旅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侧面，这两个侧面是完全对得上号的。

这部作品文采不追求飞扬华丽，真情则相当流露。从阅读的角度来看，也有一些不甚有趣的章节。我们在随笔中看到蒙田，如同在他逝世后三十年出生的莫里哀，对当时的医生极尽嘲笑之能事。蒙田不信任医生，说后悔以前没有对自己病程的详细记录，以便总结出对自己的治疗方法。他到温泉浴场，不厌其烦地谈一天喝下多少杯矿泉水，泡上多长时间温泉，尿出什么样大小形状的结石等等。这有点令人扫兴，但也不能怪他，还是前面那句话，他没有要别人读他这部书，就像外人擅自推开你的房门，可不能怪你怎么赤裸上身站在镜子前不够雅观。

蒙田《随笔集》出版前后都作过几次重大增删修改。此书若由蒙田亲自定稿，肯定不会像目前这样，如今这部保持原生态的率性之作，读者看来也有其自然妩媚之处。

目 录

第四卷

意大利之旅

- 译序 蒙田的《意大利之旅》 马振骋 / 1
穿越法国去瑞士(一五八〇年九月五日—十八日) / 1
瑞士(一五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—十月七日) / 13
德意志、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地区(一五八〇年十月八日—二十七日) / 28
意大利,去罗马的路上(一五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—十一月二十九日) / 60
意大利:罗马(一五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—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) / 91
意大利:从罗马到洛雷托和拉维拉(一五八一年四月十九日—五月七日) / 129
意大利:初访拉维拉(一五八一年五月七日—六月二十一日) / 153
意大利:佛罗伦萨—比萨—卢卡(一五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—八月十三日) / 178